

無名

如果，這一切都是故事就好了，至少故事還有邏輯可循，而現實卻是一場荒謬的鬧劇，一切的一切都這麼不講理。

「欸瑞祁，起床了！剛開學第一天就睡成這樣，看起來前一晚沒少打遊戲哦。」

我朦朧睜開我那沉重的雙眼，感覺到整個桌子都在晃動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我的好友，詹士弘正在白日地搖著我的桌子。

「你真的可以少幹這些折陽壽的事情了，況且這叫養精蓄銳，你這個整天陽光作息超正常的乖寶寶是不懂的，不，以高中生來說，你才是不正常的存在。」說完，我又再次的趴下補眠，不過士弘倒是說的沒錯，如果前一天沒有凌晨四點睡的話，大概我也不會累成這樣，這就叫還債吧，但眼皮真的，好沉重……

「起立。」

「立正。」

「那位趴著的同學怎麼了，一大早就在睡覺，是身體不舒服嗎？」

開口說話的是我們的班級導師，這是我們第二年給他帶班了，人還算不錯，只不過就是矮了些，加上頂著那接近禿頭的超高額頭，讓人很難相信他才四十歲出頭，一身標準白襯衫加卡其褲正是他的標配，厚重的眼鏡讓他感覺像是被社會摧殘不少。

「對，他……不太舒服，老師讓他休息一下吧。」詹士弘瞥了一眼正在熟睡中的我，還是決定幫我一把，不得不說這時候才是真正的兄弟，但，也只有現在而已。

「知道了，班長繼續吧。」

「敬禮。」

「老師好。」

「好了各位同學請坐，跟各位同學介紹一下，這位是……」

「瑞祁！瑞祁！起來了，老師叫你自我介紹。」詹士弘拍打的我的肩膀試圖將我喚醒。

我再次睜開我的眼睛，仍在睡意迷茫中的我，還毫不懷疑地信了詹士弘那小子的鬼話，站起身來，現在想來那時可真後悔，怎麼交了這麼一個「好兄弟」在背後捅自己一刀的。

「大家好，我叫張瑞祁，第二年和大家同班很開心，也沒什麼好說的，就這樣。」語畢，我斜眼看見那小子的奸笑，那模樣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，對，一輩子，可見我的氣憤，不只是詹士弘，全班都向我投來詫異的眼光，我本來

還在想我說錯了什麼，直到詹士弘開始放聲大笑，全班也隨之哄堂大笑，我瞬間清楚了，看向台前班導略微尷尬的神情，以及旁邊站著的陌生女孩，我明白我幹了什麼傻事。

「瑞祁同學很有精神，看起來睡得不錯，你請坐吧。同學們也安靜下來，這位是我們班新來的轉學生，茅無名同學，大家掌聲歡迎。」

此時的我臉肯定比蘋果還紅，此生從未如此尷尬，伴隨大家的掌聲中我也緩緩坐下，我發誓我一定將詹士弘那傢伙給宰了，以解我心頭之恨！至於那些在我睡著期間發生的事情，都是詹士弘在下課後幫我做的精彩回顧，他也不忘在過程中調侃我一輪，這絕對是我此生不願再提的糗事。

「詹士弘！你這個王八蛋！」我怒目切齒、惡狠狠地盯著詹士弘賊笑的樣子。

「好啦好啦真是抱歉啦。」詹士弘搭著我的肩膀試圖用這句話語讓我消消氣。

「別妄想讓我氣消，除非，請我去福利社。」我將頭撇向另一邊，不看向詹士弘那邊以表心中的不悅。此時我看見一個陌生的面孔正坐在窗邊，是一個女孩，好像是新來的轉學生，剛剛班導說什麼我也記不太清楚。那名女孩有著一頭長及腰間的烏黑長髮，身高約為 160 公分左右吧，和班導差不多高，五官非常精緻，仿佛是從漫畫中走出來的人物，白皙的肌膚，淡紅的臉頰，以及瓜子臉的臉型，可以堪稱完美的外型，整個身材也是穠纖合度，散發出一股高尚的氣質，是會令人忍不住多欣賞幾眼的外貌，若是能認識她，也許是人生中最幸運的事情也不為過。

「知道了，你這個貪吃鬼，走吧。」詹士弘再次拍拍我的肩膀。

「喂，回神了，別再看了。」詹士弘強行將我的頭轉了過來，意外的是我心裡再無剛剛的氣憤，也許是欣賞了那等美景，心中的怒言也掃蕩一空。

我就這樣被強拉去了福利社，那樣的女孩宛如仙女下凡般，雖然我想跟她認識，但我的內心不敢，就像是凡人無法靠近神明，我覺得我並沒有資格去褻瀆那樣的仙女——直到那一天的到來。

「跟你說了多少次了，你卻說你忘了？這第幾次？這讓人怎麼能接受呢？」

說話的正是我們的班長，而說話的對象，正是新來的無名同學，他們是國文課分組的組員，平常很少見班長這樣對別人說話，但我想也不至於對一個新同學這麼兇吧？

「我很抱歉，我真的不記得了……」無名低著頭，像極了楚楚可憐的小貓，實在不忍心讓人再批評下去，只想抱起來好好疼愛。

「算了，也罷，我看你是不用再負責任何工作了。」班長丟下這句後，便轉身離開教室，僅留下無名一人在原地。

看到此景的我，怎能不上前安慰那名楚楚可憐的少女，來場英雄救美的情節，好好安慰她的我必定能在無名心中留下好印象吧。光想到這邊，在我還沒想好如何安慰無名之前，身體倒是先動了起來，走到無名面前。

「嗨，無名同學。」無名抬起頭，一臉疑惑的看著我，此刻我的心中緊張萬分，況且我也還沒想好自己要說什麼，此刻的空氣可說是降到零度，我很後悔選擇這麼無謀的進攻。

「我叫張瑞祁，就是那個在開學丟臉的那位，哈哈哈哈哈。」無名仍是一臉迷茫的望向我，而我也因緊張而胡言亂語，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若是有個洞，我還真想鑽進去。

「抱歉，我不記得你了……」

這是無名第一次對我說話，說的卻是不記得我，這可真令我傷心，不過代表她也不記得我的糗事，倒也不算壞事吧。

「你好，我叫詹士弘，這是我朋友瑞祁，你別看他這樣很害羞，他可是觀察你很久了。」詹士弘搭上了我的肩膀，有著 180 公分的他，能輕鬆搭上僅有 170 公分的我。

「你你你……可別亂說阿，我哪有這樣。」我推開他搭著我的手，不服地反駁他不實的言論。

詹士弘你可真不是個人啊！不但讓我在全班面前丟臉就算了，現在還讓我在無名面前丟臉，我真的會跟你絕交啊！突然，一陣笑聲打斷我和詹士弘的拌嘴。轉頭一看，是無名正看著我們笑，我成功讓她開心了嗎？我成功搭訕了她嗎？想到這邊，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揚了。

「你要去福利社嗎？我請客哦！」我竟脫口說出這句話，約一個剛認識的同學去福利社，她大概不會同意吧。

「可以哦。」

欸？她同意了！這可真讓我驚喜又開心。

「那我呢？」詹士弘拍了拍我的背。

「你沒有。無名我們走吧。」語畢，我拿了我的錢包，便領著無名走去了福利社，當然，詹士弘也跟在我們身後。

「無名，你怎麼會轉學啊？」趁著走向福利社的路途，我得好好認識一下無名，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

「我不記得了……」無名輕咬住她的下唇，彷彿有話說不出來，我想大概是有什麼不愉快的回憶，她不想提及吧。

「那沒關係的，不如來說說你想吃些什麼吧！」也許轉移一下話題，會讓無名心裡好過一些。

「我喜歡吃一個，甜甜的，草莓味的，剩下的我也記不清了。」

喜歡吃草莓味的，果真非常少女啊，沒想到少女們都一樣喜歡草莓味的甜品。不過只記得這些，該說是無名太客氣，還是她的記性很差？

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到時候再看著挑就好，沒事的。」我微笑著包容著這位仙女，似對待掌上明珠般無限地呵護包容。我完全能想到後面的詹士弘的白眼都不知道翻去哪，但是誰管他呢？我只要我的無名開心就好。

此時我還完全不知道，我那天有多開心，隔天就有多失落，我一如既往的來到學校，不同的是先和無名打聲招呼，畢竟良好的關係是需要時間去維持的，但後來發生的事卻讓我如此不知所措。

「無名早啊。」我揮著手向無名打招呼。

「同學你是誰？」無名一臉疑惑的看著我。

那個表情我見過，那是昨天我和她一開始說話的表情。不是吧？難道吃完我的東西就隔天翻臉不認人嗎？這情況我可沒遇過，這讓我有點不知所措，正常人難道會這樣做嗎？

「我是昨天的張瑞祁阿！你不記得了嗎？」我極力地想喚起無名的記憶。

「這麼說起來，聲音確實有點熟悉……」無名微鎖著眉頭，感覺真的很努力回想這件事，正常人記性會這麼差嗎？

我默默的走向自己的座位，不斷回想剛剛的場景，這一想就想到下午，仍得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，難道說？昨天的事情嚇到她了？讓她不想和我有更親近，那樣可真是……唉，怎麼會這樣。

接下來的一周時間，我持續和無名打招呼，但得到的結果都一樣，這讓我有些喪失心力，也許無名是真的不想認識我，直到一天，我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疑惑及不耐煩，開口向無名詢問了。說是詢問，不如說是發火。

「你到底可不可以回想一下之前的事情啊？為什麼都要裝作不知道的樣子？」我的語氣明顯帶著怒火，連我自己都有些嚇到，自己明明不是想這樣說話的。

「我很抱歉……但回憶果然對我來說有點困難，對不起……」無名神情明顯失落下來，比起之前跟班長那次，可以說是更為失落，也許我的話真的傷到她了。

「不，我才該說對不起，我不該這樣對你說話的，對不起……」我向無名微微鞠個躬後，便回到自己的位子趴下了。

我到底在幹什麼，人家也許真的不想去回憶之前的事情啊，那些事情可能對她來說很痛苦，而叫她這樣做的我可真的是很過分，我真的好失敗，這樣一段關係都可以給自己親手搞砸。

「兄弟，今天可不像你啊。」詹士弘在我桌角邊坐了上來。

「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了。」我仰起頭嘆著氣看向詹士弘。

「你要用心去觀察，你沒發現啊？班上只剩你會去和無名說話了，其他人早就被她那樣子嚇跑了，要是連你也放棄的話，那孩子得多可憐阿。」

「你這麼說好像也沒錯，但那真的很難讓人堅持下去啊。」我挺直了原本趴著的腰。

「你振作一點啊，現在放棄就沒有了哦。」詹士弘雙手插至胸前，這個這樣像極了說教的老師。

「知道了，我會堅持下去的，不過今天就先這樣吧。」

隔一天的早晨，對於是否和無名打招呼，而不斷在門口徘徊猶豫的我非常煎熬，我還是決定進入門口一如既往地向無名打招呼，雖然有些尷尬，但昨天的事她應該不會放心上吧，或許她根本不記得呢，對，一切都是我自己在杞人憂天。正當我踏入門口，準備向無名打招呼時——

「瑞祁同學，早安！」

被這突如其來的問候，我屬實嚇得不輕，但更讓我驚訝的是說這句話的是，無名！這可讓我頓時有些驚慌。

「早啊，無名。」我看向無名的位子，隱約發現桌上似乎放著一本筆記，上面畫的是……我嗎？旁邊似乎還有一些關於我的資訊。難不成這傢伙努力背了起來吧？

此時我下定決心，我要好好重新認識這個名叫茅無名的女孩，我想好好守護她，若是沒有人要當她的朋友，那就由我來擔任這個重責大任，她在學校的開心就由我來製造！

「無名，要出去走走嗎？」這是自從去福利社後，我第二次找無名出去，當然這次並沒有讓詹士弘那跟屁蟲跟著。

「嗯，我也想跟你說些話，走吧。」無名站起身子，看著和我差 10 公分的無名，之前都沒有注意到，原來平常詹士弘都是這樣看我的嗎？不過她說有事要跟我說，這可真是讓我興奮又緊張。

我們倆一路上走去操場繞圈，雖然無名說有話要跟我說，但是一路上我們都沒有交談，氣氛其實很尷尬，也許我該先開口說說話，緩解一下她的緊張。

「你說有話跟我說，是什麼啊？」

「之前我都記不起你，我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」無名再次因愧疚而不敢看向我。

「什麼嘛，原來是這個，這沒關係的啦，我猜你有一段不好的過去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我就被無名的一句話打入沉默當中。

「我有心盲症。」無名這句話短而有力，可以知道她很認真看待這件事。

「心盲……那是什麼？」我過好一陣子才反應過來。

「在我心中，並沒有回憶這件事情，在我心中……只有一片的空白，這也讓我在辨識人臉上，有很大的障礙……我真的真的不是故意忘記你，但我的心盲真的讓我……忘記很多事情。」

原來這個女孩心中隱藏著這麼大的一個秘密，怪不得之前她都只能描述出不是視覺上所能見的，味道、觸感、氣味，就唯獨沒有外表，我真的傻，還以為她有什麼創傷，卻沒有想過她可能生病了，一個人默默承受了多少孤獨……

「我總是在想，既然我遲早會忘掉，那倒不如不要認識人比較好吧……只有我忘掉，那太狡猾了……」無名的語調開始微微顫抖，甚至帶些哭調，我餘光瞄見她的眼角泛著淚光。

「所以說，你可以不用理我沒有關係，不用愧疚，我過一陣子就會忘了。」無名吸了吸她的鼻子，用袖領抹去了眼角的淚珠。

「別開玩笑了！我怎麼會因為你生病就拋棄你呢！你說你會忘記我，那沒關係，我就每天讓你記得我，一天一次不夠，那就兩次、三次！直到你能完全記得我，讓你的高中生活有我！」

語畢，我的臉瞬間脹紅，我到底哪來的勇氣說這些話？這些耍帥的話，真的讓我羞恥又丟臉啊！超級白癡的啦！我瞬間將頭撇過去，完全不敢看向無名，感覺隨時會被人用嫌棄的眼光看著。

「哈哈哈哈哈。」

嗯？她笑了？果然吧，這段話真的太可笑了，是我自己都聽不下去這一段話，就盡情的笑吧，我的高中不堪回首的記憶又加一了，這樣看起來有時候記不得應該算好事。

「真的很謝謝你，你是第一個這樣對我說的，瑞祁，我很開心。」無名握住我的雙手，我能清楚感受到她的顫抖，那是歡喜至極的顫抖。

「欸？真的嗎！那就多多指教囉！」被無名握住的我，臉似乎比剛剛還紅，心臟也跳得好快，感覺隨時都會跳出來，方圓百里都能聽見我的心臟聲。

「無名，你有喜歡的花嗎，可以的話我想畢業送你，不過，可不可以……請你不要記得這件事情，我想給你一個驚喜。」

「花嗎？我喜歡彼岸花，生長在奈何橋旁的花，之後喝過孟婆湯的人都不會記得任何事，不覺得這很適合我嗎？聽說孟婆湯裡面還有放彼岸花呢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這件事就由我負責記得吧！」

隨著上課鐘聲的響起，我和無名也隨之回到教室。

「兄弟，謝啦。」我看詹士弘，向他挑了個眉。他沒有出聲回應，而是用一個大大的拇指加上微笑回應，詹士弘真的是我一輩子的兄弟！

在往後的日子裡，我沒事都會把無名帶出去，和她分享昨天我們做過的事情，聊著每周更新的漫畫內容，她沒辦法看小說，就由我負責演給她看，一同唱著流行歌，那日子過得好不快樂。

轉眼間就到了畢業這一天，我急沖沖的出門，去買了一大束的彼岸花，在畢業當天買彼岸花的也只有我一人吧。那天路上路況很差，下著大雨，只是騎腳踏車的我根本寸步難行，不過今天我一定要把我想說的話告訴給無名，可千萬別遲到啊。眼前的車燈可真亮，亮得把我都快照瞎了。

雖然遲到了一點，濕透的衣服又沾上了泥，但我還是全速衝過校門，警衛也沒因為關心我而耽誤了我，那警衛果然看出我有急事而不耽擱，等回過頭來再和他道謝吧。我順利進入了畢業會場，從今天開始，我也該正式脫離高中生活。

「接下來由我們歡迎，畢業生代表茅無名致詞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可是把我嚇得不輕，我都不知道無名瞞著我偷偷進行這些事情。

「我是三年二班茅無名，今天這段致詞，我很想感謝一個，一直以來都陪著我的人。」無名望向了這個位子，難不成她說的是我嗎？那可還是真害羞，其實也沒那麼偉大啦。此刻我還真的有種爸爸養女兒的感覺，看著她成長而感到欣慰。

「我是一名心盲症患者，很多的圖像無法在我腦中成形，是他在這兩年中，不斷不斷為我一遍遍演出那些我看不見的東西，是他……」

「重要的盛典男主角缺席是怎麼回事，快打給張瑞祁，到底在幹嘛？」這個聲音我很熟悉，我聽了整整三年，是詹士弘，不過他那什麼意思，我人明明在這。

「我的致詞到此結束，謝謝大家。」伴隨著鼓掌聲，無名隨之走了下台，我立刻起身，走向無名想擁抱著她，告訴她我有多感動，她表現的又有多好，但是她的神情怎麼有些失落，果然上台還是很緊張吧。

「無……名？」

無名直接穿過了我的身體，回到了她的位子哭了起來，怎麼回事？

「你該走了。」一個身穿黑衣斗篷，手持鐮刀的黑衣人拍住了我。

對啊，我死了，我怎麼忘了呢？在上學的路途中，有一台亮著大燈的大卡車撞上了我，手中的彼岸花灑落一地，由於傷勢過重，當場死亡，我怎麼忘了呢？也許忘了才好吧。真是荒謬荒謬荒謬……我怎麼就這麼死了呢，我還有……還有很多話沒有跟無名說……我好不甘心，不甘心……眼淚不爭氣地從眼角流出。

「你該接受事實。」那名死神這麼說道。

是啊，我該走了，看起來當初，該忘記我的是你啊無名，也許，你不會像這樣痛心。

「無名你別傷心，我相信那小子不會出什麼意外的，我這就留語音給他，相信他聽到一定會立刻從床上跳起來衝過來的。」

是詹士弘啊。

「欸瑞祁，起床了！畢業典禮還能睡成這樣，看起來前一晚沒少打遊戲哦。」

是啊，我也好想起床，不過這次看起來，是起不來了。沒想到陽壽先盡的是我啊。

「死神，你們那邊有彼岸花海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我不投胎了，我要在那邊等人，等一個不會記得我的人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無名……」

(6359 字)